

【笔墨留香】

雪景入诗万千意

□于永军

雪景与诗意相融,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,古诗词中的雪景描绘常令人心生向往。然而,“诗缘情而绮靡”,人的感情是丰富的,基于人的心境不同、际遇有别,写诗也往往沾染着情感色彩,于是就有了雪景入诗的万千意韵,承载着作者不同的心境与时代印记。

雪景最令人心动的是银装素裹,每一处都堪称一幅绝美的画卷,自然成了涌动诗意灵感的源泉。李白在《清平乐·画堂晨起》中吟唱:“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。”诗人以超凡的想象力,将纷纷扬扬的大雪视作天仙醉后揉碎的白云,如梦如幻般自九霄倾泻而下,就像诗仙那放荡不羁的豪情,在广袤天地间纵情飞舞、肆意挥洒,每一片都承载着对理想境界的向往。岑参在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描述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他将冬雪比作春日梨花,奇想天外——原本萧瑟的树木经白雪覆盖,竟似一夜春风拂过,千树万树梨花竞相绽放。这独特的视角和乐观的情怀,将塞外的风雪之苦化为壮丽的美景,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机与诗意。白居易的《夜雪》写道:“已讶衾枕冷,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。”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写雪,却通过触觉与视觉、听觉的感官联动,未着雪却处处见雪,生动烘托出了雪势之大,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万籁俱寂、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。

雪景以覆盖万物的气象,示人以品格高尚的特质,常被诗人作为借喻的物化具象。王维《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》有句:“洒空深巷静,积素广庭闲。”这一“静”一“闲”告诉读者,雪不仅是自然的景象,更是诗人心境的映照。这位诗画双绝的大师,一生追慕禅意与宁静,那纷纷扬扬落在深巷、堆积在广庭的白雪,静谧、纯净、安详,焉说不是其内心禅境的外化?杜甫的《绝句》写道: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在这位经过安史之乱后的诗人眼里,那千秋不化之雪,犹如大唐曾经的荣耀,虽历经风雪,依然在岁月深处闪耀;门外泊着的东吴万里船,则暗示着尘世烟火仍在动荡中维系。一方小小的窗景,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融为一体,既抒发了真挚的家国情怀,更展示了诗圣语言的张力。南宋词人张孝祥在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中以冰雪自比,写下了这样的句子:“应念岭海经年,孤光自照,肝肺皆冰雪。”词人感怀这一轮孤光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

【岁月留痕】

冬日歌声

□徐龙宽

冬日的华北平原,风很多。我在东营工作的时候,当地的朋友打趣说:“东营这地方,冬天就刮两次风,一次刮一个半月。”

此刻的风,不是那种斯文、贴着屋檐走的风。它蛮横又泼辣,从西北天空直扑过来,撞在干裂的土墙上,发出“砰砰”闷响;钻进光秃秃的树枝间,那些干瘦的枯枝相互推搡、摩擦,发出干涩的“嘎吱”声,像是老旧房门自顾自地言语;有时候它会钻进墙缝、钻进窗户,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。这些声音,听着有些刺耳,甚至有点凄凉。若你在屋里,守着个炭火小炉,去听风走四野的咆哮,反倒成了寂寥冬日里的阵阵歌声。

黄河在村北几里处流淌,这么冷的天也不肯歇歇脚。河水改变了夏季常有的浑厚咆哮,声音缓下来,隔着很远依然可以听到“哗哗”“沙沙”的水声,那是碎冰与流水撞击的节奏,混着河风卷起的细沙,在整个村庄里四散开来。我喜欢踩着冻硬的坷垃去河边玩,看河面浮着碎冰,阳光落在上面,折射出七彩斑斓的光,水声就从冰缝里钻出来,像一首不息的劳动号子。猛不丁,一只野兔从坷垃堆中一跃而起,飞速地逃离我的视线。

村庄的苏醒,往往来自一声悠长的吆喝:“换一豆腐——豆腐皮不——”声音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,在空旷的大街上显得格外明显,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冻得梆梆硬的土路上,弹起来,钻进每一扇虚掩的柴门里。叫卖的人推着独轮车,两边驮着两只扁平的筐箩,用布包裹着,里面是雪白温热的老豆腐。这时,便有妇人端着豆子、玉米或者麦子出来,换几块豆腐,聊几句家常,给这冷清的早晨增添了一抹鲜活的烟火气。

我们孩子,自有自己的乐趣。一种是“打尔”。这物件十分简单,就地取材,拿一段木棍两头削尖就成。玩法也很简单,寻一处空阔的场地,就地画一个圆圈做“大本营”,拿一块硬物垫起“尔”的一端,然后用木棍猛砸,它便“嗖”的一声蹿上半空。不待它落下,眼疾手快地再补上一棍,“尔”便带着一股子狠劲儿,朝着远处疾驰而去,落到几丈开外。击打的声音干脆、利落、快速、准确,格外脆响。对方跑着去捡,单腿跳着往回扔,若是扔不进圆圈,依旧要乖乖地继续捡,直到将“尔”扔进圆圈为止。这游戏,能从日上三竿,一直打到天色昏黑,那炸裂的声音和孩子的欢呼,仿佛让整个冬天都变得温暖起来。

另一种声响则要柔和许多,那是“拉拉扭”的声音。我们这里管陀螺叫做“拉拉扭”,这名字取得形象、准确,用手拉动使其转起来,又扭动着身子不停地旋转。制作“拉拉扭”比做“尔”难度要大,不光得寻找坚实的木头,用小刀细细削成一个匀称的圆锥,还要用烧红的铁丝在底部烫个圆圆的小洞,镶嵌上一颗亮晶晶的钢珠,这样转起来才顺畅。做好之后,还要给它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。待到村头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,便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扬起鞭子,眼睛瞅准,朝着“拉拉扭”底部猛抽,一声清脆的鞭响,“拉拉扭”好像突然有了生命,倏地旋开身子,在冰面上立起来,发出一种持续的“嗡嗡”声,像是蜜蜂振翅,又像是纺车哼唱。一个个多彩的“拉拉扭”在冰面上旋转,旋转的不只是木头疙瘩,还有一颗颗不怕冷的童心。

现在想来,那时候的风声、水声,是天地自然的节奏;小贩的吆喝声,是俗世生活的脉搏;那些游戏间的脆响与嗡鸣,是生命本身在严寒季节里勃发出的欢愉与希望。这些粗粝的、温润的、高亢的、低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,就是寂寥冬日里一首动听的歌,听着它,再冷的冬天也可以生长出暖意来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悠悠我心】

炉火的温情

□刘希莲

北方的冬天,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寒冷了,住在供暖的楼房里,我却常常想念起多年前的炉火。是那种木柴在炉灶里痛快燃烧,火焰可以热烈跳舞的炉火。

那时,村里小学没钱买煤,冬天到来之前,老师会放假两三天,让孩子们去打柴,个头小的不会打柴,可以从家里带,也可以用玉米棒子或松果抵数。教室后面很快码起一个高大的柴火垛,给人富足踏实的感觉。教室里的炉子不大,却有着长长的烟囱。清晨,燃起炉火,炉膛里的烟火沿着烟囱欢实地追逐奔走,发出毕毕剥剥的响声,让人特别安心。

偌大的教室里,除了柴火垛,只有十几张课桌。下课的时候,大家围着火炉聚堆,轮番在炉盖上烤地瓜片和土豆片。村里小学十分简陋,平时并没有上课铃,老师总是根据大家土豆、地瓜烤熟的情况,来决定开始上课的时间。有时候实在不耐烦了,就哄着孩子们先上课,讲完一点知识后,安排我们在桌上读着、写着,老师便在炉火旁坐下来,用根细签子耐心地帮着翻拣,烤熟的土豆片给挑到长长的烟囱上保着温,埋在炉底灰里

的地瓜软了,拿出来放在一旁晾一晾。整个教室里飘散着烤地瓜和土豆片的香味,引得孩子们心里直痒痒。好不容易忍到下课,一窝蜂拥上来,听老师仔细分配,这是谁的、那是谁的,不准偷吃,不准抢。嘴馋、肚饿的各种诉求,你多他少的小小纠纷,都在老师的调停下得到合理解决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个下大雪的清晨,我因为调皮贪玩,踩在雪里,鞋袜都湿透了。一向和蔼的老师冲我狠发了一通脾气,却又把我的课桌搬到离炉火最近的地方,脱下我的湿鞋袜,亲手在火上烘烤。炉子被烧到最旺,火苗兴奋地往外探头出来,就像风中曼妙摇曳的硕大花朵。常年生病的老师浅声咳嗽着,把我的鞋袜展在炉火红红的舌头上,翻来覆去地烘烤着。那是我有生以来上得最认真的一堂课。我翘着一双光脚丫,听着炉火轻柔的鸣响,看着橙红的光芒跳动在老师额头细密的皱纹上,第一次想把课本,把整个美好的世界都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
那年冬天,不知是谁从家里带来一块破的铁锅片,班里的小灶就开得更起劲了。等放了寒假,一过小年,母亲早早割下年内,放到院子的厢房里低温储存。嘴馋胆大的我,约了一个要好的小伙伴,每天晚

饭后溜到厢房,偷割下小片的肉,用纸片一卷,放在口袋里,再揣上两个土豆或地瓜,跑到学校空寂无人的教室里,生起炉火,在破铁锅片上吃起小灶来。先用肥肉炼油润锅,再放上瘦肉和薯片。肉片和薯片在火上泛着油花儿,滋滋地响着,烤到焦黄,散发的香味让人还没动嘴就先流出口水来。急急地吹着热气,用牙齿咬下来,细细咀嚼,极力延长幸福的时刻,感觉世间一切美妙都集中在我们此刻的唇齿间了。吃完后,两个馋嘴猫儿互相提醒着擦掉嘴角的油光,带着味蕾和肚皮的极大满足,带着一点冒险的小小兴奋,各自回家。纯真懵懂的我们,把那个燃着炉火的简陋教室当成了人间天堂。

有多少年,不曾看到炉火升腾跳跃的舞蹈了?我此生再也吃不出那些冬夜炉火里烤出的美妙滋味了。那个把我当女儿一样宠着的小学老师,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当年一起开心偷吃的两个顽皮孩童,如今也各自埋头奔走在人生湍急的洪流里。而那久远岁月里温暖、活泼的炉火,总会于冬天的某个时刻,点燃在我的心头,荡漾在我眼角的皱纹里。

(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)